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四十四回 賺勢豪牢籠歌一曲 征貪黷挾制價千金

按：高亞白、尹癡鴛一見陶雲甫，動問李漱芳之事。雲甫歷陳大略。尹癡鴛聞陶玉甫在對過覃麗娟房間，特令娘姨相請。陶玉甫遂帶李浣芳逕過張秀英房間，廝見坐定。高亞白力勸陶玉甫珍重加餐，尹癡鴛僅淡淡的寬譬兩句。玉甫最怕提起這些話，不由自主，黯然神傷。陶雲甫忙搭訕問道：「前日夜頭《四書》酒令阿曾接下去？」尹癡鴛道：「倪幾日天添仔幾幾花花好酒令，耐說陸裏一個？」高亞白道：「就昨日倪大會，龍池先生想出個《四書》酒令也無啥。妙在不難不易，不少不多，通共六桌廿四位客，剛剛廿四根籌。」雲甫問其體例。亞白指癡鴛道：「耐去問俚，有底稿來浪。」癡鴛道：「勿曉得阿曾帶出來，讓我尋尋看。」遂取靴頁子打開，恰好裏面夾著三張詩箋，便是酒令。癡鴛抽出，送與雲甫。

雲甫見詩箋上寫著那酒令道：

平上去入天子一位	平上去入殷鑒不遠
平上去入牲殺器皿	平上去入能者在職
平上去入忠信重祿	平上去入言必有中
平上去入使民戰栗	平上去入虎豹之鞶
平上去入五十而慕	平上去入淡而不厭
平上去入管仲得君	平上去入美目盼兮
平上去入譬諸草木	平上去入放飯流歎
平上去入大學之道	平上去入願無伐善
平上去入好勇疾貧	平上去入進不隱賢
平上去入若時雨降	平上去入素隱行怪
平上去入百世之下	平上去入忽焉在後
平上去入或敢侮予	平上去入若聖與仁

陶雲甫閱畢，沉吟道：「照實概樣式再要拼俚廿四句，勿曉得《四書》浪阿有？」尹癡鴛一面收起詩箋，一面答道：「有倒還有，就不過行俚費事點。」高亞白道：「行起來最有白相。我自家末想勿著，想著仔多花句子纔勿對，耐末也有多花勿對個句子來浪，大家說仔出來，陸裏曉得耐個句子耐末勿對？我倒對哉，我個句子，耐也對哉。」陶雲甫頷首微笑。

誰知這裏評論酒令，陶玉甫已與李浣芳溜過覃麗娟房間，背人悶坐。麗娟差個娘姨去陪。高亞白低聲向陶雲甫道：「令弟氣色有點澀滯，耐倒要勸勸俚保重點哩。」尹癡鴛接說道：「耐為啥勿同令弟到一笠園去白相兩日，讓俚散散心？」雲甫道：「倪本來明朝要去。幾日天，連搭仔我也無趣得勢。」

癡鴛四顧一想，即命張秀英喊個臺面下去，道：「今朝末我先請請俚，難得湊巧，大家相好纔來裏，剛剛八個人一桌。」雲甫正待阻止，秀英早自應命，令外場去叫菜了。姚文君起立說道：「倪屋裏有堂戲來浪，我先去做脫仔一齣就來。」高亞白叮囑：「快點。」文君乃不別而行。

那時晚霞散綺，暮色蒼然。姚文君下樓坐轎，從西公和裏穿過四馬路，回至東合興里家中。跨進門口，便仰見樓上當中客堂，燈火點得耀眼。憧憧人影，擠滿一間，管弦鉦鼓之聲，聒耳得緊。文君問知為賴公子，也喫一驚，先逕往後面小房間見了老鴇大腳姚，囑囑埋怨，說不應招攬這癩頭龜。大腳姚道：「啥人去招攬嘅？俚自家跑得來尋耐，定歸要做戲喫酒，倪阿好回報俚？」

文君無可如何，且去席間隨機應變。迨上得樓梯，娘姨報說：「文君先生轉來哉。」登時客堂內一群幫閑門客像風馳潮涌一般，趕出迎接，圍住文君，歡叫喜躍。文君屹然挺立，瞪目而視。幫閑的那裏敢羅唆？但說：「少大人等仔耐半日哉，快點來哩。」一個門客前行，為文君開路；一個門客撥過凳子，放在賴公子身後，請文君坐。

文君因周圍八九個出局倌人係賴公子一人所叫，密密層層，插不下去，索性將凳子拖得遠些。賴公子屢屢回頭，望著文君上下打量。文君縮手斂足，端凝不動。賴公子亦無可如何。文君見賴公子坐的主位，上首僅有兩位客，乃是羅子富、王蓮生，膽子為之稍壯。其餘二十來個不三不四，近似流氓，並未入席，四散鵲立，大約賴公子帶來的幫閑門客而已。

當有一個門客趨近文君，鞠躬聳肩，問道：「耐做啥個戲？耐自家說。」文君心想做了戲就可託詞出局，遂說做《文昭關》。那門客巴得這道玉音，連忙告訴賴公子，說文君做《文昭關》，並敘述《文昭關》的情節與賴公子聽。更有一個門客慫恿文君，速去後場打扮起來。

等到前面一齣演畢，文君改裝登場，尚未開口，一個門客湊趣，先喊聲「好」。不料接連連，你也喊「好」，我也喊「好」，一片聲嚷得天崩地塌，海攪江翻。席上兩位客，王蓮生慣於習靜，腦病已甚。羅子富算是粗豪的人，還禁不得這等胡鬧。祇有賴公子捧腹大笑，極其得意，唱過半出，就令當差的放賞。那當差的將一卷洋錢散放巴斗內，呈賴公子過目，望臺上祇一撒，但聞索郎一聲響，便見許多晶瑩耀耀的東西滿臺亂滾。臺下這些幫閑門客又齊聲一號。

文君揣知賴公子其欲逐逐，心上一急，倒急出個計較來。當場依然用心的唱，唱罷落場，喚個娘姨於場後戲房中暗暗定議，然後卸妝出房，含笑入席。不提防賴公子一手將文君攔入懷中，文君慌的推開起立，佯作怒色，卻又爬在賴公子肩膀悄悄的附環說了幾句。賴公子連連點頭，道：「曉得哉。」

於是文君取把酒壺，從羅子富、王蓮生敬起，敬至賴公子，將酒杯送上賴公子脣邊，賴公子一口吸乾。文君再敬一杯，說是成雙，賴公子也乾了。文君纔退下歸坐。

賴公子被文君挑逗動火，顧不得看戲，撥轉屁股，緊對文君嘻開嘴笑，惟不敢動手動腳。文君故意打情罵俏，以示親密。羅子富、王蓮生皆為詫異。幫閑的更沒見識，祇道文君傾心巴結，信而不疑。

少頃，忽然有個外場高聲向內說：「叫局。」娘姨即高聲問：「陸裏嘅？」外場說：「老旗昌。」娘姨轉身向文君道：「難末好哉！三個局還勿曾去，老旗昌嘅來叫哉！」文君道：「俚咪老旗昌喫酒，生來要天亮咪，晚點也無啥。」娘姨高聲回說道：「來末來個，再有三個局轉過來。」外場聲啞下去。

賴公子聽得明白，著了乾急，問文君：「耐真個出局去？」文君道：「出局本阿有啥假個嘅？」賴公子面色似乎一沉，文君祇做不知，復與賴公子悄悄的附耳說了幾句。賴公子復連連點頭，反催文君道：「價末耐早點去罷。」文君道：「正好，啥要緊嘅。」

俄延之間，外場提上燈籠，候於簾下，娘姨拎出琵琶、銀水煙筒交代外場。賴公子再催一遍，文君嗔道：「啥要緊嘅，耐阿是來浪討厭我？」賴公子滿心鶻突，欲去近身掏摸，卻恐觸怒不美。文君臨行，仍與賴公子悄悄的附耳說了幾句，賴公子仍連連點頭。這些幫閑門客，眼睜睜看著姚文君飄然竟去。羅子富、王蓮生始知文君用計脫身，不勝佩服。

賴公子並不介意，喫酒看戲，餘興未闌。卻有幾個門客攢聚一處，切切議論；一會推出一個上前請問賴公子：緣何放走姚文君？賴公子回說：「我自己叫他去，你不要管。」門客無言而退。

羅子富、王蓮生等上到後四道菜，約會興辭。賴公子不解迎送，聽憑自便。兩人聯步下樓，分手上轎。王蓮生自歸五馬路公館。羅子富獨往尚仁里黃翠鳳家，大姐小阿寶引進樓上房間。黃翠鳳、黃金鳳皆出局未回，祇有黃珠鳳扭捏來陪。

俄而，老鴿黃二姐上樓廝見，與羅子富說說閑話，頗不寂寞。黃二姐因問子富道：「翠鳳要贖身哉呀，阿曾搭羅老爺說？」子富道：「說末說起歇，好像勿成功。」黃二姐道：「勿是個勿成功。俚自家贖身，要末勿說，說仔出來，再有啥勿成功？阿是我勿許俚贖？我是要俚做生意，勿是要俚個人。倘然俚贖身勿成功，生來生意也勿高興搭我做，阿是讓俚贖個好？」子富道：「價末俚為啥說勿成功？」黃二姐嘆口氣道：「勿是我說俚，翠鳳個人調皮勿過！倪開個把勢，買得來討人纔不過七八歲，養到仔十六歲末做生意，喫著費用倒勦去說俚，樣式樣纔要教撥俚末俚好會。羅老爺，耐說要費幾花心血喲？價末生意倒也難說。倘然生意勿好，豁脫子本錢，再要白費心，故也無法子個事體。真真要運道末到哉，人末衝場也無啥，難末生意剛剛好點起來。比方有十個討人，九個勿會做生意，單有一個生意蠻好，價末一徑下來幾花本錢，生來纔要俚一干子做出來個哉。羅老爺阿對？難故歇翠鳳要贖身，俚倒搭我說，進來個身價一百塊洋錢，就加仔十倍不過一千。羅老爺，耐說阿好拿進來個身價來比？」子富道：「俚末說一千，耐要俚幾花？」黃二姐道：「我末自家良心天地，到茶館裏教眾人去斷末哉。俚一節工夫，單是局帳要做千把。客人辦個物事，撥俚個零用洋錢纔勿算，俚就拿仔三千身價撥我，也不過一年個局帳洋錢。俚出去做下去，生意正好。羅老爺阿對？」

子富尋思半晌不語，珠鳳乘間掩在靠壁高椅上打瞌。黃二姐一眼睃見，隨手橫撻過去。珠鳳撲的一交，伏身跌下，竟沒有醒，兩手還向樓板上胡抓亂摸。子富笑問：「做啥？」連問兩遍，珠鳳掙出一句道：「奮脫哉呀！」黃二姐一手拎起來，狠狠的再撻一下，道：「奮脫仔耐個魂靈哉哩！」這一下纔把珠鳳撻醒，立定腳，做嘴做臉，侍於一傍。

黃二姐又向子富說道：「就像珠鳳個樣式，白撥飯俚喫。阿好做生意？有啥人要俚？原是一百也讓俚去末哉。阿好說翠鳳贖身末幾花？」珠鳳倒也少勿來。」子富道：「上海灘浪信人身價，三千也有，一千也有，無撥一定個規矩。我說耐末推扳點，我末幫貼點，大家湊攏來，成功仔，總算是一樁好事體。」黃二姐道：「羅老爺說得勿差，我也勿是定歸要俚三千。翠鳳自家先說個多花猛捫閑話，我阿好說啥？」

子富胸中籌畫一番，欲趁此時說定數目，以成其事。恰好黃翠鳳、黃金鳳同臺出局而回，子富便縮住嘴。黃二姐亦訕訕的告辭歸寢。

翠鳳跨進房門，就問珠鳳：「阿是來浪打瞌？」珠鳳說：「勿曾。」翠鳳拉他面向臺燈試驗，道：「耐看兩祇眼睛，倒勿是打瞌？」珠鳳道：「我一徑來裏聽無姆講閑話，陸裏困？」翠鳳不信，轉問子富。子富道：「無姆打過歇個哉，耐就嚙嚙罷，管俚做啥？」翠鳳怒其虛誑，作色要打，卻為子富勸說在先，暫時忍耐。子富忙喝珠鳳退去。翠鳳乃脫下出局衣裳，換上一件家常馬甲。金鳳也脫換了過來，叫聲姐夫，坐定。

子富爰將黃二姐所說身價云云，縷述綦詳。翠鳳鼻子裏哼了一聲，答道：「耐看末哉，一個人做仔老鴿，俚個心定歸狠得野。無姆先起頭是娘姨呀，就拿個帶擋洋錢買仔倪幾個討人，陸裏有幾花本錢？」單是我一干子，五年生意末，做仔二萬多，纔是俚個。故歇衣裳、頭面、家生，再有萬把，我阿能夠帶得去？俚倒再要我三千！」說到這裏，又哼了兩聲，道：「三千也無啥稀奇，耐有本事末拿得去！」

子富再將自己回答黃二姐云云，並為詳述。翠鳳一聽，發嗔道：「啥人要耐幫貼？我贖身末有我個道理，耐去瞎說個多花啥？」子富不意遭此搶白，祇是訕笑。金鳳見說的正事，也不敢搭嘴。翠鳳重複叮囑子富道：「難勦去搭無姆多說多話。無姆個人，依仔俚倒勿好。」

子富應諾，因而想起姚文君來，笑向翠鳳道：「姚文君個人倒有點像耐。」翠鳳道：「姚文君末陸裏像我？我說癩頭龜怕人勢，文君勿做也無啥，勿該應拿『空心湯團』撥俚喫。就算耐到仔老旗昌勿轉去，明朝再有啥法子？」子富聽說得有理，轉為文君擔優，道：「勿差呀，難末文君要喫虧哉！」金鳳在旁笑道：「姐夫做啥，阿姐勦耐說末，耐去瞎說。姚文君喫虧勿喫虧，等俚歇末哉，要姐夫發極！」子富方笑而丟開。一宿晚景少敘。

十一日近午時候，翠鳳、金鳳並於當中間自下梳頭。子富獨在房中，覺得精神欠爽，意欲吸口鴉片煙，親自燒成一枚夾生的煙泡，裝上槍去脫落下來，終不得吸。適值黃二姐進來看見，上前接過簫子，替子富另燒一口，為此對躺在煙榻上，切切私議。

黃二姐先問夜來幫貼之說，子富遂告訴他翠鳳之意堅不可奪，不惟不肯加增，並且不許幫貼。黃二姐低聲道：「翠鳳總歸是猛捫閑話。照翠鳳個樣式，我有點氣勿過。心想就是三千末，倒也勿撥俚贖得去。難故歇說末說仔一泡哉，羅老爺肯幫貼點，故是再好也勿有。我就請耐羅老爺吩咐一聲，該應幾花，我總依耐羅老爺。」子富著實躊躇，道：「勿然是也無啥，難俚說仔勦我幫貼，我倒問架哉！勿曾懂俚啥個意思。」黃二姐道：「故末是翠鳳個調皮哉哩！俚自家要贖身，阿有啥幫貼撥俚倒說是勦個？俚嘴裏說勦，心裏來浪要。要耐羅老爺幫貼仔，難末俚出去幾花用場，再要耐羅老爺照應點，阿是實概意思？」

子富尋思此說倒亦的確，莽莽撞撞徑和黃二姐背地議定，二千身價，幫貼一半。黃二姐大喜過望，連裝三口鴉片煙。子富吸的夠了，黃二姐乃抽身出房。

第四十四回終。